

民国名家随笔丛书

文人与装璜

新文化运动以后，散文随笔成为现代文学百花园中广受关注的佼佼者。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无数散文大家，用多彩的笔触写出了无数的传世经典。本丛书遴选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散文名家发表在报刊上的随笔佳作。让我们从这些充满灵性的文字中，体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国事、家事和人事……



陈益民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文人与装璜

民国名家随笔丛书

陈益民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人与装璜 / 陈益民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6

(民国名家随笔丛书)

ISBN 978-7-201-07041-4

I. ①文… II. ①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012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2插页

字数:127千字 印数:1-5,000

定 价:20.00元

悲凉时代的芒花

(代序)

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文学的花园开出了朵朵奇葩,散文随笔便是当时广受关注的佼佼者。白话文的兴起,让文言文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西学东渐,让人们有了新思维和新眼界。而一批既具深厚传统文化功底、又深受西学熏陶的文化名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用多彩的笔触写就了无数的传世经典。

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无数散文大家,就像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座高峰,为时人赞叹,为后世仰止。虽说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思想、立场和观点,但他们在现代散文创作上的贡献,终究是不会轻易淡出世人的视野。

本丛书遴选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一些名家发表在报刊上的散文佳作,按照文章内容的不同分为十二册,即《古风犹存》《陋俗与恶习》《小曲好唱》《读城记》《阿Q永远健在》《国病》《浮生百味》《玩物不丧志》《情爱告白》《文人与装璜》《文章正宗》《大家评大家》。概言之,这些文章主要与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和风土艺文诸方面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总的格调是沉重的,悲凉的主题占据主流,即使间或夹杂幽默闲情一类的文字,也仍不脱对人对世嘲讽的风格。阳光灿烂的日子荡起双桨感受迎面吹来和煦的风,类似这样明快而充满幸福感的文字,我们从当时的散文中是难以看到的。而这正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文章表达着作者的心声,折射出他们对人世的切肤感受。刺世的芒花不必带有牡丹的娇艳,它只向世界透着冷峻与悲悯。回望历史,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是怎样一个动荡变乱的时代?从北洋军阀的横行,到国民政府武力“统一”后的动荡,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烽火连天,最后又是一场刀光剑影的内战,可以说,三十年间国家未曾有过安定的日子,社会黑暗,战乱不断,生灵涂炭,真所谓“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无边的苦难弥漫人间,身处这样穷困、无望的国度,作家们又有谁能作出莺歌燕舞式的文章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就让今天的我们,面对这记录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国事、家事和人事的文字,去感悟我们深爱着的祖国,曾经走过怎样的岁月,又该走向何方。

陈益民

2011年3月12日

目 录

民国名家随笔·文人与装璜

杂感家的见解	吉 力 / 1
游击战的杂感	辨 微 / 4
关于爱国者	巴 金 / 7
林琴南与罗振玉	开 明 / 11
关于鲁迅先生	曾秋士 / 15
鲁迅：一个赞颂	[英] H. E. Shadick / 19
给 E. G.	巴 金 / 25
“能言鹦鹉毒于蛇”	秋 云 / 29
尾巴主义发凡	郭沫若 / 32
丰子恺和他的小品文	赵景深 / 35
论穆时英	沈从文 / 41
娱园	槐 寿 / 45
九儒十丐	申 公 / 49
屈原与钟馗	
——纪念诗人节联想之一	孟 超 / 52
当了丫头还砍头	张 默 / 58

孙行者的际遇

——读《西游记》札记之一 东郭迪吉 / 61

《红楼梦》里的小红

——无定居谈“红楼”之一 孟 超 / 68

历史的公断 东郭迪吉 / 74

“京派”和“海派” 旅 隼 / 77

卖书 郭沫若 / 82

自剖 徐志摩 / 87

再剖 徐志摩 / 96

求医——续自剖 徐志摩 / 103

我所知道的朱自清先生 丛硕武 / 110

文人与装鳖——又名《读〈论语〉》 姚雪痕 / 114

论乌鸦 绀 弩 / 119

买书 阿 英 / 127

失题 岂 明 / 132

无花的蔷薇之二 鲁 迅 / 137

说翻译和创作之类 郁达夫 / 142

谈小品文 味 橄 / 147

有不为斋解 语 堂 / 152

论“第三种人” 鲁 迅 / 157

山核桃 傅东华 / 163

文人在上海 苏 汶 / 168

说浪漫	语 堂 / 171
谈灵感	罗念生 / 175
论语社同人戒条	佚 名 / 179
缘起	佚 名 / 181
“《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	鲁 迅 / 187
我的话——《论语》三周年	鲁 迅 / 193
《论语》复刊词	本刊同人 / 196
书店	蒲 葑 / 198
北平旧书肆	商鸿逵 / 211
书店里	朱 管 / 216
巴黎的旧书摊	陆侃如 / 219
东京的旧书铺和旧书摊	晓 晔 / 222
“之乎者也”之类	猛 / 227
血腥的桂冠	龙虎山人 / 230
“作家”与“人”	应服群 / 233
“文人”	魏孟克 / 236

桑感家的見解

吉 力^①

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我曾以“原宪”的笔名，在《立报·言林》上发表一篇不满千字的短文，题名《人命关天》，大致是感慨“五卅”精神的消沉。因为那时候“华人”的性命，常被死得非常奇特，从“推”和“踢”的一人行为，到两人抬起向黄浦江一抛，以至于六个人“铁管齐下”。而其结果则无声无色最多；最有声色的要算“抛”的一幕，是法庭判决被告无罪，旁听者“鼓掌而退”云。

那篇文章的原文的结尾据说登不出了，由报馆的当局改成为“他们对于‘倒提鸡鸭’‘活剥田鸡’都要出告示禁止，难道人命还不如鸡鸭田鸡吗”？第二天又由该报的

① 即周黎庵。

主笔小记者出来注释道：“其实，田鸡，鸡鸭，可以供人们屠宰佐餐之用；如果文明人目光里的野蛮人(?)，也能供吃食的话，我想文明人一定会用保护鸡鸭的方法，来防护那些野蛮人(?)的。所以，世界只有动物保护会，如果来一个人权保护会，就准该被解散。本来，人哪里及得上动物的有用。”

当时我看到结尾处的增删，觉得非常不满，因为用鸡鸭田鸡来方我们人类，以低等动物的待遇来诉说人类的不平，那是乡愿的见解，实在两者是毫不相涉的；但对于第二天的注释，却觉得颇有些见地，于是也没有声请《立报》当局予以更正了。

后来《花边文学》出版，鲁迅先生早已先有了对于那些乡愿见解不满的文章，那便是《花边文学》题名所由来的一篇《倒提》，是以“公汗”的笔名，发表于《自由谈》的，因此我明白那篇注释精辟之所由来了。

鲁迅先生在《倒提》里指出，“以为西洋人优待动物，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动物，这其实都是误解西洋人的，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这几句话，只要我们不承认鲁迅先生是买办或奴才，那便是最公平最确实的见解。在乡愿的眼中，西洋人要不是仁慈无比的主子，便是残酷透顶的敌人，决不肯说那样中絮的话的。而今人对于鲁迅先生杂感的笔调，早已有了一个

“师爷笔法”的定评，我实在找不出绍兴竟有这样宽容的“师爷”。实际上他既不宽容，也决不无理恶刻，只是以杂感诉说真理而已。而真理者，正世人之所懵懂。于是世人之所宽容者，如“落水狗”，鲁迅先生“从而痛打之”即为恶刻；世人之所切齿者，如优待动物甚于人类，鲁迅先生从而诮刺之即为宽容。人类社会如都是合理的人类社会，则根本上便可以废弃鲁迅先生的许多杂感。

鲁迅先生的杂感，正和他的坟头乔木一样，已在渐渐生长了，我觉得《论打落水狗》和《倒提》这些文字，大家还是有仔细研究一下必要的，否则，杂感不指出真理而诉说感情，有时候也不免以乡愿的见解糟蹋杂感这名词的。

载《鲁迅风》第5期（1939年2月8日出版）

游击战的杂感

辨 微^①

凡是侵略者，都怕惧游击战的，它要速战速决，它挟持优越的武器，最希望阵地战，它想从决战击溃对方的主力。游击战是在不利的作战环境下产生的战术，但较之阵地战，却是更富于艺术性的战术。艺术本来是反抗的表现，反抗者总是处于不利的环境，劣势的地位的。它迂回，但也突击；突击固然迅速，但迂回也迅速的。它采取波浪形或潮汐形的发展，曲折联系，而不能机械地分开。

如果不能否定文学应该是战斗的，则巧得很，杂感正类似游击战，异于类似阵地战的论文，而且也是在不利的写作环境下产生的，较之论文，也富于艺术性。梁启超的

^① 即周木斋。

“新民体”文，章士钊的政论文，胡适之的明白如话文，都曾经哄传过一时，但较之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的鲁迅先生的杂感，后来，直到现在的影晌，又是哪一种大呢？不用说是鲁迅先生的杂感。这固然由于鲁迅先生的杂感是最最战斗的，更具有社会价值的，所以更具有历史价值，但同样也因为更富于艺术性，更具有艺术价值。有迂回的，却也有明快的；明快既迅速，迂回也迅速；迂回如波浪形或潮汐形的发展，突击如匕首，如投枪：形成了文学的游击战，游击战的文学形式，文学之一特殊形式的杂感，而最为所谓正人君子所怕惧，因而也最嫉视。

正人君子利用写作环境的优越，写作论文，蔑视杂感，而鲁迅先生还是不放弃他的杂感。之后，有说杂感只有社会价值，没有艺术价值，还怀疑被他批评的人难道一个都没有变好，尽写杂感的，甚至有说杂感妨碍了伟大作品的产生的，但杂感的比较富于艺术性，并未因此而被抹杀，文学之一特殊的形式非但不妨碍伟大作品的产生，就是本身也不容易写好，更不是拙劣的杂感所能骂倒，即使以这些为例罢，要积重难返的环境一〈下〉子就变好，是难说的。

此时此地，倘说环境不同，或者可以不顾环境，所以不需要迂回的杂感，只需要明快的杂感。首先，是以为环境已经好转了，那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能强人所同

的。或者，便是急躁，正如对于抗战的抹杀游击战而主张只要阵地战一样。其次，是只看到鲁迅先生的杂感的明快，没有看到迂回，没有看到迂回也迅速的，也明快的；只省到单纯的明快，取了明快的一点，没有看到迅速的迂回，明快的迂回。是抽刀断流的想法，不是波浪形或潮汐形的发展的看法；是机械的看法，不是联系的看法，因此，便无视了杂感的特殊性，无视了杂感的比较富于艺术性，其势非使杂感也成为论文不可。

艺术性也不是孤立的，而正是为了强调社会性和战斗性，增高社会价值和战斗机能的，和为艺术而艺术绝对不同。为艺术而艺术的弊病，也在把艺术孤立了，割裂了，跟社会性和战斗性机械地游离了，成为了头重脚轻病，较之无视艺术性，是过犹不及的。

载《鲁迅风》第1期（1939年1月11日出版）

关于爱国者

巴 金

我不明白赛珍珠女士的《爱国者》为什么会这样地被中国(上海)著作家和出版家注意。我更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文化人”抛开别的更有意义的工作抢着翻译这一本虚伪的书(据说有五种或九种译本)。或者有的人像在北平的毕树棠先生(《勃克夫人访问记》)那样因为“以中国的生活写成书(指《大地》)得世界文学奖金的,这算是第一次”,“不能不”“欢喜”,而感到有翻译赛珍珠的近作的义务;或者有的人相信在美国的林如斯女士的话:“虽然书(指《爱国者》)未写完,却已被选为美国读书社本年三月最好的小说(《赛珍珠传》)。”以为读书和做生意相同,书未写完,便可以被选作“最好的小说”,便有读者知道它是忠实地表现中国生活(还不说抗战)的

好书，为中国抗战鼓吹的名著，现在我要请他们以公正的中国人的眼光仔细地读一遍《爱国者》。

我说这是一本虚伪的书，我有不少的证据。最大的证据便是在这书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中国人。有的只是捏在外国人手里的灯影。中国人至少应该知道自己的面孔和《爱国者》中所绘的面孔究竟差了多少。这是第一点。

这书里到处都是对我们这次抗战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解。今天看见林英先生的文章（《申报·自由谈》），我觉得很痛快。林英先生已经举出了好些证据，譬如关于八路军虐待俘虏的描写就完全与事实不符。这是第二点。

我现在要举出的是作者的胡说：

她（以璜的日本妻子）冲到他那里，摇动他的肩膀：“可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谁在南京杀死日本人的？一九三二年谁在上海杀死日本人的？”

“你这几年来一向把它当作话柄——反对着我——”他喊道。

可是她摇摇头：“不——只是反对你们国民。”

（见朱雯先生等译本二七一页。别的先生的译本里不知是如何译法。）

假如《爱国者》的每个翻译人还有着中国人的良心（还不说艺术家的良心），他们便应该出来证明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并没有日本人在南京被杀；一九三二年并没有日本人在上海被杀。（“一·二八”之役战死的兵士当然不算；中国方面阵亡的人更多，并且还有成千的无辜平民遭害。）而且我还要请他们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以璜会承认那莫须有的事可以当作“话柄”。倘使他们不出来解说来，那么他们翻译《爱国者》便是拿造谣和胡说来诬蔑自己民族的抗战了。

林语堂先生在《白克夫人的伟大》（朱译本附录一）中说：“白克夫人在美国已为中国最有力的宣传者。”大概我们自己太缺乏宣传人才了，竟然把赛珍珠也当作了我们的宣传者，连大世界炸弹事件也让人拿去做了宣传的资料（《爱国者》二七四页）。别人诬蔑了我们，戏弄了我们，捏造出我们未犯过的杀人罪名，我们还要称颂她的“伟大”，将她的书当作恩物似地抢着翻译出来。这是我们自己把诬蔑当作夸耀地接收了。

我们这里的确有着不少不可了解的人。但是糊涂到将财主当作父母连自己的是非都不知道的人在我们中国人中间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罢！

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爱国者》的翻译者便不能不愤怒地叫出：“我控告！”